

港台写作界名旦

岑凯伦 著

伊甸园少女系列



# 悠悠我心



敦煌文艺出版社

---

书 名 伊甸园少女系列·悠悠我心

---

作 者 岑凯伦 著

责任编辑 侯润章

封面设计 梁中杰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金昌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20,000

1996 年 4 月第一版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80587—360—2/I·270 定价:6.80 元(套价 40.8)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悠悠我心

岑凯伦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 内容简介

清新高雅的兰芯一出道就以其天才般的技艺，一举击败当红女星蝶花，对兰芯来说，福兮？祸兮？同时，天坛巨子，影视巨擘——羽田早已偷偷地爱上了兰芯，兰芯晕眩了……是命运安排？还是上帝的宠幸？……

心狠手辣的蝶花不甘心败北，不惜血本，假用种种手段，查得兰芯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欲置兰芯于死地……

初出茅庐地兰芯怎堪一击？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德高望重的苍舟先生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毕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义终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当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时，唯有羽田留下了点点血肉给兰芯以安慰，唯有那绵绵的惆怅伴随兰芯……

## 引 子

本来只是用来垫档的“咪咪天使，”虽然有羽田这样的大牌红星，但闯台已有五年历史的综艺节目实在太强了，谁也不敢对咪咪天使抱太大期望，不烂推出之后，尽管收视率节节上升，在超过四十点时，一向吝啬的申芝诚竟然在洁玉海鲜餐厅包下了三万元一桌的酒席大开庆功宴，这是他制作节目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简直好得令他不敢相信这次的成功，不但帮他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而且还着实捞了一把，当然，他最该感谢的，还是努力演出的演员。

申芝诚酒过三巡，已经喝醉了，说话也结结巴巴的，但他还是坚持喝，他又端起酒杯敬羽田，羽田很客气地听着他的恭维他话，然后也是一饮而尽，当申芝诚把酒杯转向兰芯，蝶花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怎么说她都是女主角，申芝诚先敬羽田已经有些不该，现在居然连配角都骑到她上，她冷笑一声，二话没说，端起一杯酒，泼向正在兴头上的申芝诚，然后拿起皮包掉头就走。

全桌的人都愣住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处处难侍候的大小姐居然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发脾气，可是最难堪的申芝诚反而没事，他用手一抹脸，抹掉了淋漓的酒渍，大叫痛快，喊侍者再多拿两打来。

兰芯这才明白凭这种人，为什么也能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圈子里混了，就算脸皮厚也要点真本事。

申芝诚的哈哈一笑，立刻化解了场面的僵硬，大家又纷纷喝起酒来，申芝诚还在席间发下豪语，如果收视率冲破五十四点，他非逼着电视公司在这这里开贵两倍的酒席来慰劳大家。

但是带着微醉回去后，羽田就在路上警千告芯：“你要多小心王蝶花，看到她眼里的凶光没有？”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恨我？”

“你抢了她的三次机会？”

“三次？”

“对，三次，一次是丽妮的广告，她本来那次就该红的，没想到换了 you，功缺一篑，这回她午辛万苦才攀上节目部副总经理做后台，没想到还是被你弄砸了。”

“我没有！”兰芯觉得真冤，“我从来没——”

“观众喜欢你，就是砸了她的表演，你晓得当初是谁设计叫你来接这个戏的？”

“王蝶花？不可能吧！”

“对！就是她，她想借副总经理的力量来报复你，你不记得你第一天来排练所有的人都对你大呼小叫的？”

兰芯呆住了，她真的没想到过王蝶花的脸那么漂亮，心却那么毒。

“所有的人都被她买通了，她要好好羞辱你，把你整得从此不敢抬头，她自认为自己这档戏她就会一炮而红。而结果呢，自己却败得一蹋涂地。”

不光是羽田是这样看的，蝶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她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了。想到这里的，她的鼻子徒然一酸，泪水模糊了自己的双眼，她付出得太多了，原指望能一举成名，结果却……

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一任身边的行人来来去去，那痛苦的一幕又涌上心头。

“朱以豪，你这个该死的混帐！”她在心底恨恨地骂道。

是的，也许不是朱以豪，她成功了！那么，朱以豪又对她干了什么呢？

# 1

粉红色的天花板，粉红色的地毯；

粉红色的香水，粉红色的床。

在这团粉红色云絮里，睡着天使般秀美的少女。

手绣百鸟图案床罩衬托她那张面孔的精致，性感的睡态，令人禁不住想一亲芳泽。

当旭日初升，金样的阳光洒在窗帘上，晃动着这一室意乱情迷的粉红时，蝶花睡醒了，她睁开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静静地凝视着四周铜柱撑起的绘子床帷垂挂着的流苏。

渐渐地，那双经常流荡着温柔光彩的眸子，魔术般地变了，代之而起的，射出了一股毒蛇般的火焰。

她在沉思。

半年前，刚搬进这幢别墅，她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但是她的运气非常之好，仅半年时间，她就搞到了所渴望的那颗星。

她当然不是靠上天的恩宠，她是付出了代价的。



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她注定得到一切，她笑了，笑得比刚才还冷酷。

下礼拜——

就在下礼拜，观众只要一打开电视，不论哪个频道，都可以看见最新一季的“快乐天使”在荧光幕上出现。“快乐”是快乐，真快乐饮料，每季的模特儿常因出现在这个广告上，最后成为家喻户晓的红星。

但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蝶花嘴角掠过一丝揶揄的笑。

除了电视，还有电影，杂志……各种媒体上都将有她的身影。

她成功了，有名了！

蝶花相信自己还会得到更多，这个起步是够好的了，丽妮广告公司在一万多名的应征者里选中了她，她们的严谨的制作，必会让她在短期内达到高峰。

撇开别的不谈，光是造型设计，她就爱死这个“快乐天使”的角色，她被塑得玉洁冰清，整支制作队伍还特地远涉风光怡人的槟榔屿，当她和水上人家的孩童一同啜饮这象征活力、健康的饮料，然后在鲜花和音乐声中乘直升飞机离去的画面，在试映会上得到一致的好评，广告主和总经销都认为这是丽妮有史以来最精彩的广告。

见不得天日的半年“早妻”日子，可以结束了。

蝶花把面孔埋进枕头里，那儿有股薰人欲醉的香气，但也埋藏着她的太多太多的…

“醒了？”

她一抬头，朱以豪不知何时进屋了，颈子上围着的运动毛巾还直滴汗呢，由于保养得当，若远观，那身时髦的运动装还没有太走样，可是一看到那颗半秃的头，蝶花就不得不皱皱眉头，闭上眼睛了。

“你慢跑回来啦？”

“睡得香不香？”朱以豪没有离开的意思，色迷迷地弯下腰，作出一副贪婪的样子。

“嗯！”她懒洋洋地哼了声，一股汗味直钻鼻孔，她裹紧床单躲开了。

“我先去冲凉，你等我！啊？”朱以豪也不恼，捏捏她那水蜜桃似的腮帮子，走进浴室，没两分钟就带着股檀香味出来了。

“好具有诱惑力哟！”他掀开被单，欣赏着她那雪白赤裸的胴体。

裸睡是她的习惯，她睡觉时不喜欢穿衣服，尽管有别的女明星嫉妒她，说她东施效颦，但她一点也不在乎，亲近她的男人，也乐于接受她的性感。

她轻轻一翻身，朱以豪低下头，手在她平滑细腻的脊背上游动着并趁势吻下去。

一阵噓噓的痒，使她笑了出来，朱以豪还在逗她，她终于笑着忍不住翻身来，显露在朱以豪面前的，是一片迷人的风景。

朱以豪痴痴地看着，“蝶花——”他动情地叫。

蝶花不应也不躲，就这样的任他看，但是那张天使般的面

孔逐渐浮起羞态，纤纤的手足也在他充满欲念的注视下浮起了桃红色。

那份娇柔，那份性感更使人——

朱以豪再也忍不住了，可是他的手才一碰到她，她就登时逃了开去，旖旎的动作惹人无限遐想。

“不许躲”他啃着她柔若无骨的肩膀，双手不规矩的探向她的胸前，那美好的感觉令他闭起了眼睛，一股热浪由小腹升起。

“蝶花！蝶花？”他一迭声地叫着，热浪继续推动着他，使他无限陶醉，无限沉迷。

“不！”她轻轻反抗着他。“不！”

“求你！”他受不了这种挑逗。可是她的手一拨就把他的手拨开了，还伸出玉腿轻踢他一脚，然后飞快地用被单一角掩住小腹，一边吃吃地笑着，叙睨着他的眼睛风情万状。

朱以豪在她美好的曲线与风情下再次降服。

他全部的灵魂都给这迷人的小妖精吸进去了，吸进她那无休无止的漩涡——那既像是天堂也宛若地狱的漩涡里，再也无法思想。

但人心甘情愿，就算她吸干了他体内的所有血液，他都无法抗拒。

有谁抗拒得了她呢？

“砰！”地一声，突然，门被踢开了，闯进来一个彪形大汉，手上的照相机“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闪亮的镁光灯使陷溺于欲海的朱以豪一惊而起。

“你怎么进来的？你干什么？”他跳了起来，忿怒地大叫着，一边用床单赶紧把自己裹起来。

“起来！”那个大汉理也不理他，狠狠地搂住仍躺在床上吓得簌簌发抖的蝶花，对她片无寸缕的赤裸似乎一点也不感兴趣。

“你是谁？”只裹着床单的朱以豪狼狈不堪，再也威风不起来。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王恩，居然就敢随随便便欺负我妹妹？”

“她是我妹妹。”

“要不要我证明。”王恩冷笑，你糟踏了我妹妹，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现在你该怎么说？”

“我——可以给你钱！”

“谁要你的臭钱？”王恩破口大骂，“你侮辱老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大家有话好商量！”朱以豪的脑门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

“哥！求你别闹笑话！”蝶花披了件衣服，从床上爬起来向王恩哀求道。

“滚！”王恩一巴掌劈过去，把她跌得老远，差点没一头磕在床柱上。

“哥！”蝶花跌跌撞撞又爬了起来，披头散发的样子益发楚楚可怜，“哥！我是——”

“闭嘴！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还敢开口？”王恩又是一巴掌把她打得鼻青脸肿，乖乖住嘴，只是不住地抽泣着。

“不要再打了。”朱以豪吓坏了，他没想到这个横眉竖眼的家伙还真会动手，“你要什么我给你！”

“你也配！我妹妹给你白玩了，哪有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老子要你的命！”朱以豪虽然壮实，可是王恩只消轻轻一提，就揪住他的领子教他透不过气来。

“别说得那么难听——”朱以豪连连呛咳，“你开条件吧？”

“你还敢侮辱老子？”

“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我一时疏忽犯了错误，请你大人不记小人过，放我一马，我一辈子都感激！”朱以豪惹出大祸，只有低声下气，频频求饶。

“这还像人话！”王恩这才满意，“看你也怪可怜的，我就饶了你吧！说起来我妹妹也是好人家的女儿，从小我们全家就像珍珠宝贝似的把她供在手心里，要什么有什么，一点苦也没吃过，你这个混帐说糟踏就把她糟踏了……”王恩起先说要饶他，但愈说愈气，一双杀气腾腾的眼睛瞪得朱以豪浑身发毛，双膝发软。

“大哥请息怒！”

“呸！谁是你大哥！”王恩那架势像要把他一口吞了似的，朱以豪只差没有叩头求饶。

“是！是！我该死！我该死！”

“哥！”蝶花怯怯地叫了一声。

“这儿没有你说话的地方，滚开！”

蝶花滚开了，那梨花带雨的模样，教人好不心疼，朱以豪看了恨不得过去搂她，安慰她，教她别怕，无奈自己也是泥菩

萨过河，自身难保。

“这样吧！”王恩一沉吟，“既然你诚心悔过，我也不多要你的。五百万吧！”

“你说什么？”

“难道我妹妹的清白不值五百万？好！你还她清白，我就饶了你！”

“可是她没有碰到我之前，就已经——”朱以豪说到一半，就给王恩的吼声给吓了回去。

“你诱拐良家妇女，竟还敢血口喷人！”王恩气得满面通红，怪叫连连。

“我不是——”朱以豪狼狈地躲过了他的追击，若不是蝶花死命抱住王恩那铁箍般的胳膊，他恐怕早就被打死了！

“哥！你冷静点，朱以豪没说不给，他会肯的。”

“哼！他不肯！我就要他的命！”王恩恨恨地住手“五百万实在太便宜了他。其实——”他冷笑了一声。

“怎么样？”蝶花颤声地问

“其实我根本不要那五百万，这种人面兽心的混蛋，不知糟踏过多少女孩子，应该让他坐牢。”

“千万不可以，哥！”蝶花张皇失措，“以豪是有身份的人，万一张扬出去，他的脸往哪和搁？哥！你千万不能毁了他，我们——吃点亏算了？”说到最后，她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吃点亏？”王恩的一张脸气得铁青，“你这叫吃点亏！你下半辈子怎么办？”

“我，我……”她哭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要你肯放过以

豪，我什么都可以认了！”

“哼！痴情女负心汉！”王恩骂了一句，“好吧！看在我妹妹对你一片情深的份上！这口乌气我也认了，那五百万你拿还是不要？”

“拿！拿！”朱以豪屁滚尿流的只求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我一定拿！”

“好！”王恩把笔递给他，签支票！”

“可是——”朱以豪哭丧着脸，“钱都是我老婆管，就算是我签了支票，她不盖章也没用。”

“那你回去找她盖章啊！”王恩不耐烦了，“你这家伙婆婆妈妈的，烦不烦！”

“我不敢，她会——”

“你既然不肯对我妹妹负责，那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派出所，请他们前来处理，人证物证齐全，看你怎么交代？”

“你千万别这么做！”蝶花惊惶地抓住了王恩已经握住话筒的手，“以豪会听你的，以豪！你说是不是？”

朱以豪叹了口气：“蝶花！我知道你对我好！我能不能看在我们往日的情份上劝你哥少要一点？五百万我实在拿不出来！”

“那也可以，我就要四百九十九万！”王恩一口答应。

“只少一万？”

“哼！王恩冷笑一声，“这一万辛苦钱可是我的车马费，底片钱和摄影费，你好意思不给我也就不要了！”他沉下脸，“可是给我妹妹的，你敢少一个蹦子儿，当心我要你的命。”

“回来啦!”张佩芬打扮得珠光宝气正要出门,看见丈夫灰头土脑地回来了,只懒懒地打了个招呼。

“佩芬!”朱以豪近乎哀求地叫了一声。

张佩芬回过头,那双精明的眼睛只消瞧上一眼,就知道丈夫又捅了漏子。

“干嘛!”她不耐烦地应了声,打开了鞋柜的门,里头有一百多对各式各样的鞋。

“我——有话跟你说,你能不能过来?”

“有话就说啊,快点,我要出门。”

“我……这个……是这样……我……”朱以豪结结巴巴地说了个半天,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

“你吃错药啦?”张佩芬狠狠地白了他一眼,“只不过早出去慢跑了一圈,回来就变结巴了?”

“佩芬!我——遇到麻烦了!”他颓然地在玄美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哦,是吗?”张佩芬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淡淡应了声,仍在精挑细选她的鞋。

“你一点都不关心!”

“关心?哼!我张佩芬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你这个活宝在外头干了什么事情!每回闯了祸回来就是一句——我惹了麻烦,然后等人去收拾,你倒轻松!”

“你是我老婆,不能不管我!”他急了。

“你玩女人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是你的老婆?”张佩芬厌





恶地瞧了他一眼，从

“我发誓，如果这次你肯帮忙，我什么都听你的。”

“得了吧！这种鬼话你不知道讲了多少遍，我背都会背了。”她鄙夷地套上鞋子，“自己的料摊子自己收拾，别烦我！”

“可是这次不同，如果——如果不给的话，我会有杀身之祸！”

“多少？”她挺慈悲地转回头来。

“只要——只要五百万！”

“五百万？”她倒抽一口凉气，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全身乱颤。

“你笑什么？”他被她笑得莫名其妙。

“我笑他们好没有见识！”她好不容易才收拾起笑，脸色一整，冷冷地说，“就凭这种货色也值五百万，简直是瞎了眼。”

“佩芬！——”他慌忙地叫，但妻子已施施然地走出门口，上了自家司机停在那儿的车，一溜烟地走了。

“我告诉你不要烦我，你又来干嘛？”张佩芬隔着大写字台看丈夫，年轻时，朱以豪的确是人中之龙，但年纪愈大愈不长进，多年来的作为，简直伤透了她的心。

“我实在没办法！”

“没办法想办法啊！”她漠然地坐着。

“我——”他经这么一说更是抬不起头来，但这不是生气的时，只有再度厚起脸皮，“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你！”

“我会有什么办法？”她仍低头看卷宗，自从五年前朱以豪